

大
说
宋
丛
书

石玉昆 / 著

包公全传

山西出版集团 山西人民出版社





大 说 宋 丛 书

包公全传

石玉昆 / 著

山西出版集团 山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包公全传 / (清) 石玉昆著. — 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 2009.1

(大说宋丛书)

ISBN 978-7-203-06348-3

I. 包… II. 石… III. 章回小说 — 中国 — 清代 IV. I 2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003700号

包公全传

著 者: 石玉昆 (清)

责任编辑: 刘小玲 李建业

装帧设计: 赵 源

出 版 者: 山西出版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太原市建设南路 21 号

邮 编: 030012

发行营销: 0351-4922220 4955996 4956039

0351-4922127 (传真) 4956038 (邮购)

E-mail: sxskcb@163.com 发行部

sxskcb@126.com 总编室

网 址: www.sxskcb.com

经 销 者: 山西出版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

承 印 者: 山西嘉祥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 本: 850mm × 1168mm 1/32

印 张: 17.625

字 数: 500 千字

印 数: 1-7500 册

版 次: 2009 年 1 月 第 2 版

印 次: 2009 年 1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03-06348-3

定 价: 30.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目 录

第 一 回	设阴谋临产换太子	奋侠义替死救皇娘	 (5)
第 二 回	奎星兆梦忠良降生	雷部宣威狐狸避难	 (11)
第 三 回	金龙寺英雄初救难	隐逸村狐狸三报恩	 (16)
第 四 回	除妖魅包文正联姻	受皇恩定远县赴任	 (22)
第 五 回	墨斗剖明皮熊犯案	乌盆诉苦别古鸣冤	 (28)
第 六 回	罢官职逢义士高僧	应龙图审冤魂怨鬼	 (36)
第 七 回	得古今盆完婚淑女	收公孙策密访奸人	 (41)
第 八 回	救义仆除凶铁仙观	访疑案得线七里村	 (45)
第 九 回	断奇冤奏参封学士	造御刑查赈赴陈州	 (50)
第 十 回	买猪首书生遭横祸	扮化子勇士获贼人	 (55)
第 十 一 回	审叶阡儿包公断案	遇杨婆子侠客挥金	 (60)
第 十 二 回	展义士巧换藏春酒	庞奸侯设计软红堂	 (65)
第 十 三 回	安平镇五鼠单行义	苗家集双侠对分金	 (69)
第 十 四 回	小包兴偷试游仙枕	勇熊飞助擒安乐侯	 (73)
第 十 五 回	斩庞昱初试龙头铡	遇国母晚宿天齐庙	 (77)
第 十 六 回	学士怀忠假言认母	夫人尽孝祈露医睛	 (82)
第 十 七 回	开封府总管参包相	南清宫太后认狄妃	 (86)
第 十 八 回	奏沉疴仁宗认国母	宣密诏良相审郭槐	 (91)
第 十 九 回	巧取供单郭槐受戮	明颁诏旨李后还宫	 (96)
第 二 十 回	受魔魔忠良遭大难	杀妖道豪杰立奇功	 (100)
第 二 十 一 回	掷人头南侠惊佞党	除邪祟学士审虔婆	 (105)
第 二 十 二 回	金銮殿包相参太师	耀武楼南侠封护卫	 (109)
第 二 十 三 回	洪义赠金夫妻遭变	白雄打虎甥舅相逢	 (113)
第 二 十 四 回	受乱棍范状元疯癫	贪多杯屈胡子丧命	 (117)
第 二 十 五 回	白氏还魂阴错阳差	屈申附体醉死梦生	 (122)

第二十六回	聆音察理贤愚立判	鉴貌辨色男女不分	(127)
第二十七回	仙枕示梦古镜还魂	仲禹抡元熊飞祭祖	(132)
第二十八回	许约期湖亭欣慨助	探底细酒肆巧相逢	(136)
第二十九回	丁兆蕙茶铺偷郑新	展熊飞湖亭会周老	(140)
第三十回	济弱扶倾资助周老	交友投分邀请南侠	(145)
第三十一回	展熊飞比剑定良姻	钻天鼠夺鱼甘赔罪	(149)
第三十二回	夜救老仆颜生赴考	晚逢寒士金客扬言	(154)
第三十三回	真名士初交白玉堂	美英雄三试颜查散	(159)
第三十四回	定兰谱颜生识英雄	看鱼书柳老嫌寒士	(164)
第三十五回	柳老赖婚狼心难测	冯生联句狗屁不通	(169)
第三十六回	园内赠金丫鬟丧命	厅前盗尸恶仆忘恩	(173)
第三十七回	小姐还魂牛儿遭报	幼童侍主侠士挥金	(177)
第三十八回	替主鸣冤拦舆告状	因朋涉险寄柬留刀	(182)
第三十九回	铡斩君衡书生开罪	石惊赵虎侠客争锋	(187)
第四十回	思寻盟弟遣使三雄	欲盗赃金纠合五义	(192)
第四十一回	忠烈题诗郭安丧命	开封奉旨赵虎乔妆	(196)
第四十二回	以假为真误拿要犯	将差就错巧讯赃金	(200)
第四十三回	翡翠瓶污羊脂玉秽	太师口臭美妾身亡	(204)
第四十四回	花神庙英雄救难女	开封府众义露真名	(209)
第四十五回	义释卢方史丹抵命	误伤马汉徐庆遭擒	(214)
第四十六回	设谋诬药气走韩彰	遣兴济贫忻逢赵庆	(218)
第四十七回	错递呈权奸施毒计	巧结案公子辨奇冤	(222)
第四十八回	访奸人假公子正法	贬佞党真义士面君	(227)
第四十九回	金殿试艺三鼠封官	佛门递呈双鸟告状	(231)
第五十回	彻地鼠恩救二公差	白玉堂智偷三件宝	(235)
第五十一回	寻猛虎双雄陷深坑	获凶徒三贼归平县	(240)
第五十二回	感恩情许婚方老丈	投书信多亏宁婆娘	(246)
第五十三回	蒋义士二上翠云峰	展南侠初到陷空岛	(251)
第五十四回	通天窟南侠逢郭老	芦花荡北岸获胡奇	(256)
第五十五回	透消息遭困螺蛳轩	设机谋夜投蚯蚓岭	(261)
第五十六回	救妹夫巧离通天窟	获三宝惊走白玉堂	(266)
第五十七回	独龙桥盟兄擒义弟	开封府包相保贤豪	(271)
第五十八回	锦毛鼠龙楼封护卫	邓九如饭店遇恩星	(277)
第五十九回	倪生偿银包兴进县	金令赠马九如来京	(282)

第六十回	紫髯伯有意除马刚	丁兆兰无心遇莽汉	(286)
第六十一回	大夫居饮酒逢土棍	卞家瞳偷银惊恶徒	(291)
第六十二回	遇拐带松林救巧姐	寻奸淫铁岭战花冲	(295)
第六十三回	救莽汉暗刺吴道成	寻盟兄巧逢桑花镇	(299)
第六十四回	论前情感化彻地鼠	观古迹游赏诛龙桥	(304)
第六十五回	北侠探奇毫无情趣	花蝶隐迹别有心机	(308)
第六十六回	盗珠灯花蝶遭擒获	救恶贼张华窃负逃	(312)
第六十七回	紫髯伯庭前敌邓车	蒋泽长桥下擒花蝶	(316)
第六十八回	花蝶正法展昭完姻	双侠饯行静修测字	(321)
第六十九回	杜雍课读侍妾调奸	秦昌赔罪丫鬟丧命	(325)
第七十回	秦员外无辞甘认罪	金琴堂有计立明冤	(329)
第七十一回	杨芳怀忠彼此见礼	继祖尽孝母子相逢	(334)
第七十二回	认明师学艺招贤馆	查恶棍私访霸王庄	(339)
第七十三回	恶姚成识破旧伙计	美绛贞私放新黄堂	(344)
第七十四回	淫方貂误救朱烈女	贪贺豹狭逢紫髯伯	(349)
第七十五回	倪太守途中重遇难	黑妖狐牢内暗杀奸	(354)
第七十六回	割帐缘北侠擒恶霸	对莲瓣太守定良缘	(359)
第七十七回	倪太守解任赴京师	白护卫乔妆逢侠客	(364)
第七十八回	紫髯伯艺高服五鼠	白玉堂气短拜双侠	(369)
第七十九回	智公子定计盗珠冠	裴老仆改妆扮难叟	(374)
第八十回	假作工御河挖泥土	认方向高树捉猴孙	(378)
第八十一回	盗御冠交托丁兆蕙	拦相轿出首马朝贤	(383)
第八十二回	试御刑小侠经初审	遵钦命内宦会五堂	(387)
第八十三回	矢口不移心灵性巧	真赃实犯理短情屈	(391)
第八十四回	复原职倪继祖成亲	观水灾白玉堂捉怪	(395)
第八十五回	公孙策探水遇毛生	蒋泽长沿湖逢郭寇	(399)
第八十六回	按图治水父子加封	好酒贪杯叔侄会面	(404)
第八十七回	为知己三雄访沙龙	因救人四义撇艾虎	(408)
第八十八回	抢鱼夺酒少弟拜兄	谈文论诗老翁择婿	(413)
第八十九回	憨锦笺暗藏白玉钗	痴佳蕙遗失紫金坠	(417)
第九十回	避严亲牡丹投何令	充小姐佳蕙拜邓公	(421)
第九十一回	死里生千金认张立	苦中乐小侠服史云	(426)
第九十二回	小侠挥金贪杯大醉	老葛抢雉惹祸着伤	(431)
第九十三回	辞绿鸭渔猎同合伙	归卧虎姊妹共谈心	(435)

第九十四回	赤子居心寻师觅父	小人得志断义绝情	(439)
第九十五回	暗昧人偏遭暗昧害	豪侠客每动豪侠心	(444)
第九十六回	连升店差役拿书生	翠芳塘县官验醉鬼	(449)
第九十七回	长沙府施俊纳丫鬟	黑狼山金辉逢盗寇	(454)
第九十八回	沙龙遭困母女重逢	智化运筹弟兄奋勇	(459)
第九十九回	见牡丹金辉深后悔	提艾虎焦赤践前言	(463)
第一〇〇回	探形踪王府遭刺客	赶道路酒楼问书僮	(468)
第一〇一回	两个千金真假已辨	一双刺客妍媸自分	(472)
第一〇二回	锦毛鼠初探冲霄楼	黑妖狐重到铜网阵	(477)
第一〇三回	巡按府气走白玉堂	逆水泉搜求黄金印	(481)
第一〇四回	救村妇刘立泄泄机	遇豪杰陈起望探信	(486)
第一〇五回	三探冲霄玉堂遭害	一封印信赵爵担惊	(490)
第一〇六回	公孙先生假扮按院	神手大圣暗中计谋	(494)
第一〇七回	愣徐庆拜求展熊飞	病蒋平指引陈起望	(499)
第一〇八回	图财害命旅店营生	相女配夫闺阁本分	(503)
第一〇九回	骗豪杰贪婪一万两	作媒妁认识二千金	(508)
第一一〇回	陷御猫削城入水面	救三鼠盗骨上峰头	(512)
第一一一回	定日盗簪逢场作戏	先期祝寿改扮乔妆	(517)
第一一二回	招贤纳士准其投诚	合意同心何妨结拜	(521)
第一一三回	钟太保贻书招贤纳士	蒋泽长冒雨访宾朋	(526)
第一一四回	忍饥挨饿进庙杀僧	少水无茶开门揖盗	(530)
第一一五回	随意戏耍智服柳青	有心提防交结姜铠	(534)
第一一六回	计出万全极其容易	算失一着甚是为难	(539)
第一一七回	智公子负伤追儿女	武伯南逃难遇豺狼	(544)
第一一八回	除奸淫错投大木场	救急困赶奔神树岗	(548)
第一一九回	神树岗小侠救幼子	陈起望众义服英雄	(552)
第一二〇回	安定军山同归大道	功成湖北别有收缘	(556)

第一回

设阴谋临产换太子
奋侠义替死救皇娘

诗曰：

纷纷五代乱离间，一旦云开复见天；
草木百年新雨露，车书万里旧江山。
寻常巷陌陈罗绮，几处楼台奏管弦；
天下太平无事日，莺花无限日高眠。

话说宋朝自陈桥兵变，众将立太祖为君，江山一统，相传至太宗，又至真宗，四海升平，万民乐业，真是风调雨顺，君正臣良。一日，早朝，文武班齐，有西台御史兼钦天监文彦博出班奏道：“臣夜观天象，见天狗星犯阙，恐于储君不利。恭绘形图一张，谨呈御览。”承奉接过。陈于御案之上。天子看罢，笑曰：“朕观此图，虽则是上天垂象，但朕并无储君，有何不利之处！卿且归班，朕自有道理。”早朝已毕，众臣皆散。

转向宫内，真宗闷闷不乐，暗自忖道：“自御妻薨后，正宫之位久虚，幸有李、刘二妃现今俱各有娠，难道上天垂象就应于他二人身上不成？”才要宣召二妃见驾，谁想二妃不宣而至，参见已毕，跪而奏曰：“今日乃中秋佳节，妾妃等已将酒宴预备在御园之内，特请圣驾今夕赏月，作个不夜之欢。”天子大喜，即同二妃来到园中；但见秋色萧萧，花香馥馥，又搭着金风瑟瑟，不禁心旷神怡。真宗玩赏，进了宝殿，归了御座，李、刘二妃陪侍。宫娥献茶已毕。天子道：“今日文彦博具奏。他道，现时天狗星犯阙，主储君不利。朕虽乏嗣，且喜二妃俱各有孕，不知将来谁先谁后，是男是女。上天既然垂兆，朕赐汝二人玉玺龙袱各一个，镇压天狗冲犯；再朕有金丸一对，内藏九曲珠子一颗，系上皇所赐，无价之宝，朕幼时随身佩带，如今每人各赐一枚，将妃子等姓名宫名刻在上面，随身佩带。”李、刘二妃听了，望上谢恩。天子即将金丸解下，命太监陈林拿到尚宝监，立时刻字去了。

这里二位妃子吩咐摆酒，安席进酒。登时鼓乐迭奏，彩戏俱陈，皇家富贵

自不必说。到了晚间，皓月当空，照得满园如同白昼，君妃快乐，共赏冰轮，星斗齐辉，觥筹交错。天子饮至半酣，只见陈林手捧金丸，跪呈御前。天子接来细看，见金丸上面，一个刻着“玉宸宫李妃”，一个刻着“金华宫刘妃”，镌的甚是精巧。天子深喜，即赏了二妃。二妃跪领，钦遵佩带后，每人又各献金爵三杯。天子并不推辞，一连饮了，不觉大醉，哈哈大笑道：“二妃子如有生太子者，立为正宫。”二妃又谢了恩。天子酒后说了此话不知紧要，谁知生出无限风波。

你道为何？皆因刘妃心地不良，久怀嫉妒之心；今一闻此言，惟恐李妃生下太子立了正宫。自那日归宫之后，便与总管都堂郭槐暗暗铺谋定计，要害李妃。谁知一旁有个宫人名唤寇珠，乃刘妃承御的宫人。此女虽是刘妃心腹，他却为人正直，素怀忠义，见刘妃与郭槐计议，好生不乐。从此后各处留神，悄悄地窥探。

单言郭槐奉了刘妃之命，派了心腹亲随，找了个守喜婆尤氏；他就屁滚尿流，又把自己男人托付郭槐，也做了添喜郎了。一日，郭槐与尤氏密密商议，将刘妃要害李妃之事细细告诉。奸婆听了，始而为难。郭槐道：“若能办成，你便有无穷富贵。”婆子闻听，不由满心欢喜，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便对郭槐道：“如此如此，这般这般。”郭槐闻听，说：“妙，妙。真能办成，将来刘妃生下太子，你真有不世之功。”又嘱咐临期不要误事，并给了好些东西。婆子欢喜而去。郭槐进宫，将此事回明刘妃，欢喜无限，专等临期行事。

光阴迅速，不觉的到了三月，圣驾至玉宸宫看视李妃。李妃参驾。天子说：“免参。”当下闲谈，忽然想起明日乃是南清宫八千岁的寿辰，便特派首领陈林前往御园办理果品，来日与八千岁祝寿。陈林奉旨去后，只见李妃双眉紧蹙，一时腹痛难禁。天子着惊，知是要分娩了，立刻起驾出宫，急召刘妃带领守喜婆前来守喜。刘妃奉旨，先往玉宸宫去了。郭槐急忙告诉尤氏。尤氏早已备办停当，双手捧定大盒，交付郭槐，一同齐至玉宸宫而来。

你道此盒内是什么东西？原来就是二人定的奸计，将狸猫剥去皮毛，血淋淋，光油油，认不出是何妖物，好生难看。二人来至玉宸宫内，别人以为盒内是吃食之物，那知其中就里。恰好李妃临蓐，刚然分娩，一时血晕，人事不知。刘妃郭槐尤氏做就活局，趁着忙乱之际，将狸猫换出太子，仍用大盒将太子就用龙袱包好装上，抱出玉宸宫，竟奔金华宫而来。刘妃即唤寇珠提藤篮暗藏太子，叫 he 到销金亭用裙绦勒死，丢在金水桥下。寇珠不敢不应，惟恐派了别人，此事更为不妥，只得提了藤篮，出凤右门至昭德门外，直奔销金亭上，忙将藤篮打开，抱出太子，且喜有龙袱包裹，安然无恙。抱在怀中，心中暗想：“圣上半世乏嗣，好容易李妃产生太子，偏遇奸妃设计陷害，我若将太子谋死，天良何

在？也罢！莫若抱着太子一同赴河，尽我一点忠心罢了。”

刚然出得销金亭，只见那边来了一人，即忙抽身，隔窗细看。见一个公公打扮的人，踏过引仙桥，手中抱定一个宫盒，穿一件紫罗袍绣立蟒，粉底乌靴，胸前悬一挂念珠，项左斜插一个拂尘儿，生的白面皮，精神好，双目把神光显。这寇承御一见，满心欢喜，暗暗的念佛说：“好了，得此人来，太子有了救了。”原来此人不是别人，就是素怀忠义首领陈林；只因奉旨到御园采办果品，手捧着金丝砌就龙妆盒，迎面而来。一见寇官人怀抱小儿，细问情由。寇珠将始末根由，说了一回。陈林闻听，吃惊不小，又见有龙袱为证。二人商议，即将太子装入盒内，刚刚盛得下。偏偏太子啼哭，二人又暗暗的祷告。祝赞已毕，哭声顿止。二人暗暗念佛，保佑太子平安无事，就是造化。二人又望空叩首罢，寇官人急忙回宫去了。

陈林手捧妆盒，一腔忠义，不顾死生，直往禁门而来。才转过桥，走到禁门，只见郭槐拦住道：“你往那里去？刘娘娘宣你，有话面问。”陈公公闻听，只得随往进宫。却见郭槐说：“待我先去启奏。”不多时，出来说：“娘娘宣你进去。”陈公公进宫，将妆盒放在一旁，朝上跪倒，口尊：“娘娘，奴婢陈林参见。不知娘娘有何懿旨？”刘妃一言不发，手托茶杯，慢慢吃茶，半晌，方才问道：“陈林，你提这盒子往那里去？上有皇封，是何缘故？”陈林奏道：“奉旨前往御园采拣果品，与南清宫八大王上寿，故有皇封封定。非是奴婢擅敢自专的。”刘妃听了，瞧瞧妆盒，又看看陈林，复又说道：“里面可有夹带？从实说来！倘有虚伪，你吃罪不起。”陈林当此之际把生死付于度外，将心一横，不但不怕，反倒从容答道：“并无夹带。娘娘若是不信，请去皇封，当面开看。”说着话，就要去揭皇封。刘妃一见，连忙拦住道：“既是皇封封定，谁敢私行开看！难道你不知规矩么？”陈林叩头说：“不敢，不敢。”刘妃沉吟半晌，因明日果是八千岁寿辰，便说：“既是如此，去罢！”陈林起身，手提盒子，才待转身，忽听刘妃说：“转来。”陈林只得转身。刘妃又将陈林上下打量一番，见他面上颜色丝毫不漏，方缓缓的说道：“去罢。”陈林这才出宫，倒觉得心中乱跳。

出了禁门，直奔南清宫内，传：“旨意到。”八千岁接旨入内殿，将盒供奉上面，行礼已毕。因陈林是奉旨钦差，才要赐座，只见陈林扑簌簌泪流满面，双膝跪倒，放声大哭。八千岁一见，吓得惊疑不止，便问道：“伴伴，这是何故？有话起来说。”陈林目视左右。贤王心内明白，便吩咐：“左右回避了。”陈林见没人，便将情由细述一遍。八千岁便问：“你怎么就知道必是太子？”陈林说：“现有龙袱包定。”贤王听罢，急忙将妆盒打开，抱出太子一看，果有龙袱；只见太子哇的一声，竟痛哭不止，仿佛诉苦的一般。贤王爷急忙抱入内室，并叫陈林随入里面，见了狄娘娘，又将原由说了一遍。大家商议，将太子暂寄南清宫抚

养，候朝廷诸事安顿后，再做道理。

陈林告别，回朝复命。谁知刘妃已将李妃产生妖孽，奏明圣上。天子大怒，立将李妃贬入冷宫下院，加封刘妃为玉宸宫贵妃。可怜无靠的李妃受此不白之冤，向谁申诉。幸喜冷宫的总管姓秦名凤，为人忠诚，素与郭槐不睦，已料此事必有奸谋；今见李妃如此，好生不忍，向前百般安慰，又吩咐小太监余忠好生服侍娘娘，不可怠慢。谁知余忠更有奇异之处，他的面貌酷肖李妃的玉容，而且素来做事豪侠，往往为他人奋不顾身；因此秦凤更加疼爱他，虽是师徒，情如父子。他今见娘娘受此苦楚，恨不能以身代之；每欲设计救出，只是再也想不出法子来，也只得罢了。

且说刘妃此计已成，满心欢喜，暗暗的重赏了郭槐与尤氏，并叫尤氏守自己的喜。到了十月满足，恰恰也产了一位太子，奏明圣上。天子大喜，即将刘妃立为正宫，颁行天下。从此人人皆知国母是刘后了。待郭槐犹如开国的元勋一般；尤氏就为掌院，寇珠为主宫承御。

清闲无事，谁想乐极生悲。过了六年，刘后所生之子，竟至得病，一命呜呼。圣上大痛，自叹半世乏嗣，好容易得了太子，偏又夭亡，焉有不心疼的呢！因为伤心过度，竟是连日未能视朝。这日八千岁进宫问安。天子召见八千岁，奏对之下，赐座闲谈，问及：“世子共有几人？年纪若干？”八千岁一一奏对，说至三世子，恰与刘后所生之子岁数相仿。天子闻听，龙颜大悦，立刻召见，进宫见驾。一见世子，不由龙心大喜，更奇怪的是形容态度与自己分毫不差；因此一乐，病就好了。即传旨将三世子承嗣，封为东宫守缺太子。便传旨叫陈林带往东宫参见刘后，并往各宫看视。陈林领旨，引着太子，先到昭阳正院朝见刘后，并启奏说：“圣上将八千岁之三世子，封为东宫太子，命奴婢引来朝见。”太子行礼毕。刘后见太子生的酷肖天子模样，内心暗暗诧异。陈林又奏，还要到各宫看视。刘后说：“既如此，你就引去，快来见我，还有话说呢。”陈林答应着，随把太子引往各宫去。

路过冷宫，陈林便向太子说：“这是冷宫，李娘娘因产生妖物，圣上将李娘娘贬入此宫。若说这位娘娘，是最贤德的。”太子闻听产生妖物一事，心中就有几分不信。这太子乃一代帝王，何等天聪，如何信这怪异之事，可也断断想不到就在自己身上，便要进去看视。恰好秦凤走出宫来（陈林素与秦凤最好，已将换太子之事情说明，如今八千岁的世子就是抵换的太子；秦凤听了大喜），先参见了太子，便转身进宫奏明李娘娘。不多时，出来说道：“请太子进宫。”陈林一同引进，见了娘娘，他不由得泪流满面。这正是母子天性攸关。陈林一见，心内着忙，急将太子引出，仍回正宫去了。

刘后正在宫中闷坐细想，忽见太子进宫，面有泪痕，追问何故啼哭。太子

又不敢隐瞒，便说：“适从冷宫经过，见李娘娘形容憔悴，心实不忍，奏明情由，还求母后遇便在父王跟前解劝解劝，使脱了沉埋，以慰孩儿凄惨之忱。”说着说着，便跪下去了。刘后闻听，心中一惊，假意连忙搀起，口中夸赞道：“好一个仁德的殿下！只管放心，我得便就说便了。”太子仍随着陈林上东宫去了。

太子去后，刘后心中那里丢得下此事，心中暗想：“适才太子进宫，猛然一见，就有些李妃形景；何至见了李妃之后，就在哀家跟前求情。事有可疑。莫非六年前叫寇珠抱出宫去，并未勒死，不曾丢在金水桥下？”因又转想：“曾记那年有陈林手提妆盒从御园而来，难道寇珠擅敢将太子交与陈林，携带出去不成？若要明白此事，须拷问寇珠这贱人，便知分晓。”越想越觉可疑，即将寇珠唤来，剥去衣服，细细拷问，与当初言语一字不差。刘后更觉恼怒，便召陈林当面对证，也无异词。刘后心内发焦，说：“我何不以毒攻毒，叫陈林掌刑追问。他二人做的事，如今叫一人受苦，焉有不说的道理。”便命陈林掌刑，拷问寇珠。刘后虽是如此心毒，那知横了心的寇珠，视死如归。可怜他柔弱身躯，只打得体无完肤，也无一字招承。正在难分难解之时，见有圣旨来宣陈林。刘后惟恐耽延工夫，露了马脚，只得打发陈林去了。寇宫人见了陈林已去，大约刘后必不干休，与其零碎受苦，莫若寻个自尽，因此触槛而死。刘后吩咐将尸抬出。就有寇珠心腹小宫人偷偷埋在玉宸宫后。刘后因无故打死宫人，威逼自尽，不敢启奏，也不敢追究了。

刘后不得真情，其妒愈深，转恨李妃，不能忘怀，悄与郭槐商议，密访李妃嫌隙，必须置之死地方休。也是合当有事。且说李妃自见太子之后，每日伤感，多亏秦凤百般开解，暗将此事一一奏明。李妃听了如梦方醒，欢喜不尽；因此每夜烧香，祈保太子平安。被奸人访着，暗在天子前启奏，说李妃心下怨恨，每夜降香诅咒，心怀不善，情实难宥。天子大怒，即赐白绫七尺，立时赐死。

谁知早有人将信暗暗透于冷宫。秦凤一闻此言，胆裂魂飞，忙忙奏知李娘娘。李娘娘闻听，登时昏迷不醒。正在忙乱，只见余忠赶至面前，说道：“事不宜迟。快将娘娘衣服脱下，与奴婢穿了。奴婢情愿自身替死。”李妃苏醒过来，一闻此言，只哭得哽气倒噎，如何还说得出话来。余忠不容分说，自己摘下花帽，扯去网巾，将发散开，挽了一个辘儿，又将自己衣服脱下，放在一旁，只求娘娘早将衣服赐下。秦凤见他如此忠烈，又是心疼，又是羡慕，只得横了心在旁催促更衣。李妃不得已，将衣脱下，与他换了，便哭说道：“你二人是我大恩人了！”说罢，又昏过去了。秦凤不敢耽延，忙忙将李妃移至下房，装作余忠卧病在床。刚收拾完了，只见圣旨已到，钦派孟彩娥验看。秦凤连忙迎出，让至偏殿暂坐，俟娘娘归天后，请贵人验看就是了。孟彩娥一来年轻不敢细看，二来感念李妃素日恩德，如今遭此凶事，心中悲惨，如何想的到是别人替死呢。

不多时,报道:“娘娘已经归天了,请贵人验看。”孟彩娥闻听,早已泪流满面,那里还忍近前细看,便道:“我今回复圣旨去了。”此事若非余忠与娘娘面貌仿佛,如何遮掩的过去。于是按礼埋葬。

此事已毕。秦凤便回明余忠病卧不起。郭槐原与秦公公不睦,今闻余忠患病,又去了秦凤膀臂,正中心中机关,便不容他调养,立刻逐出,回籍为民。因此秦凤将假余忠抬出,特派心腹人役送至陈州家内去了。后文再表。

从此秦凤踽踽凉凉,凄凄惨惨,时常思念徒儿死的可怜又可敬,又惦记着李娘娘在家中怕受了委屈。这日晚间正在伤心,只见本宫四面火起。秦凤一见,已知是郭槐之计,一来要斩草除根,二来是公报私仇。“我纵然逃出性命,也难免失火之罪;莫若自焚,也省的与他作对。”于是秦凤自己烧死在冷宫之内。

此火果然是郭槐放的。此后刘后与郭槐安心乐意,以为再无后患了。就是太子也不知其中详细,谁也不敢泄漏。又奉旨钦派陈林督管东宫,总理一切,闲杂人等不准擅入。这陈林却是八千岁在天子面前保举的。从此太平无事了。

如今将仁宗的事已叙明了,暂且搁起,后文自有交代。便说包公降生,自离娘胎,受了多少折磨,较比仁宗,坎坷更加百倍,正所谓“天将降大任”之说。闲言少叙。单表江南庐州府合肥县内有个包家村,住一包员外,名怀,家富田多,驷马成群,为人乐善好施,安分守己;因此人人皆称他为“包善人”,又曰“包百万”。包怀原是谨慎之人,既有百万之称,自恐担当不起。他又难以拦阻众人,只得将包家村改为包村,一是自己谦和,二免财主名头。院君周氏。夫妻二人皆四旬以外,所生二子,长名包山,娶妻王氏,生了一子,尚未满月;次名包海,娶妻李氏,尚无儿女。他弟兄二人,虽是一母同胞,却大不相同。大爷包山为人忠厚老诚,正直无私,恰恰娶了王氏,也是个好人。二爷包海为人尖酸刻薄,奸险阴毒,偏偏娶了李氏,也是心地不端。亏得老员外治家有法,规范严肃;又喜大爷凡事宽和,诸般逊让兄弟,再也叫二爷说不出话来;就是妯娌之间,王氏也是从容和蔼,在小婢前毫不较量,李氏虽是刁悍,他也难以施展。因此一家尚为和睦,每日大家欢欢喜喜。父子兄弟春种秋收,务农为业,虽非诗书门第,却是勤俭人家。不意老院君周氏安人,年已四旬开外,忽然怀孕。员外并不乐意,终日忧愁。你说这是什么意思呢?老来得子是快乐,包员外为何不乐?只因夫妻皆是近五旬的人了,已有两个儿子,并皆娶媳生子;如今安人又养起儿女来了。再着院君偌大年纪,今又产生,未免受伤;何况乳哺三年更觉勤劳,如何禁得起呢?因此每日忧烦,闷闷不乐,竟是时刻不能忘怀。这却是家遇吉祥反不乐,时逢喜事顿添愁。

未审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回

奎星兆梦忠良降生 雷部宣威狐狸避难

且说包员外终日闷闷，这日独坐书斋，正踌躇此事，不觉双目困倦，伏几而卧。朦胧之际，只见半空中祥云缭绕，瑞气氤氲；猛然红光一闪，面前落下个怪物来，头生双角，青面红发，巨口獠牙，左手拿一银锭，右手执一朱笔，跳舞着奔落前来。员外大叫一声，醒来却是一梦，心中尚觉乱跳。正自出神，忽见丫鬟掀帘而入，报道：“员外，大喜了！方才安人产生一位公子，奴婢特来禀知。”员外闻听，抽了一口凉气，只吓得惊疑不止；怔了多时，咳了一声道：“罢了，罢了。家门不幸，生此妖邪。”急忙立起身来，一步一咳，来至后院看视。幸安人无恙，略问了几句话，连小孩也不瞧，回身仍往书房来了。这里服侍安人的，包裹小孩的，殷实之家自然俱是便当的，不必细表。

单说包海之妻李氏抽空儿回到自己房中，只见包海坐在那里发呆。李氏道：“好好儿的‘二一添作五’的家当，如今弄成‘三一三十一’了。你到底想个主意呀。”包海答道：“我正为此事发愁。方才老当家的将我叫到书房，告诉我梦见一个青脸红发的怪物，从空中掉将下来，把老当家的吓醒了，谁知就生此子。我细细想来，必是咱们东地里西瓜成了精了。”李氏闻听，便揶揄道：“这还了得！若是留在家内，他必作耗。自古书上说，妖精入门，家败人亡的多着呢。如今何不趁早儿告诉老当家的，将他抛弃在荒郊野外，岂不省了担着心，就是家私也省了‘三一三十一’了。一举两得，你想好不好？”这妇人一套话，说得包海如梦初醒。连忙起身来到书房，一见员外，便从头至尾的把话说了一遍，但不提起家私一事，谁知员外正因此烦恼，一闻包海之言，恰合了念头，连声说好：“此事就交付于你，快快办去。将来你母亲若问时，就说落草不多时就死了。”包海领命，回身来至卧房，托言公子已死，急忙抱出，用茶叶簋子装好，携至锦屏山后，见一坑深草，便将簋子放下。刚要摆出小儿，只见草丛里有绿光一闪，原来是一只猛虎眼光射将出来。包海一见，只吓得魂不附体，连尿都吓出来了，连簋带小孩一同抛弃，抽身跑将回来，气喘吁吁，不顾回禀员外，

跑到自己房中，倒在炕上，连声说道：“吓杀我也！吓杀我也！”李氏忙问道：“你这等见神见鬼的，不是妖精作了耗了？”包海定了定神，答道：“利害！利害！”一五一十说与李氏道：“你说可怕不可怕？只是那茶叶篓子没有拿回来。”李氏笑道：“你真是‘整婆洒油，满地捡芝麻’，大处不算小处算咧！一个婆能值几何？一分家私省了，岂不乐吗！”包海笑嘻嘻道：“果然是‘表壮不如里壮’，这事多亏贤妻你巧咧。这孩子这时候管保叫虎吧啵咧。”

谁知他二人在屋内说话，不防窗外有耳。恰遇贤人王氏从此经过，一一听去，急忙回至屋中，细想此事好生残忍，又着急，又心疼，不觉落下泪来。正自悲泣，大爷包山从外边进来，见此光景，便问情由。王氏将此事一一说知。包山道：“原来有这等事！不要紧，锦屏山不过五六里地，待我前去看看，再做道理。”说罢，立刻出房去了。王氏自丈夫去后，担惊害怕，惟恐猛虎伤人，又恐找不着三弟，心中好生委决不下。

且言包山急急忙忙奔到锦屏山后，果见一片深草。四下找寻，只见茶叶篓子横躺在地，却无三弟。大爷着忙，连说不好，大约是被虎吃了。又往前走了数步，只见一片草俱各倒卧在地，足有一尺多厚，上爬着个黑漆漆、亮油油、赤条条的小儿。大爷一见满心欢喜，急忙打开衣服，将小儿抱起，揣在怀里，转身竟奔家来，悄悄的归到自己屋内。王氏正在盼望之际，一见丈夫回来。将心放下，又见抱了三弟回来，喜不自胜，连忙将自己衣襟解开，接过包公，以胸膛偎抱。谁知包公到了贤人怀内，天生的聪俊，将头乱拱，仿佛要乳食吃的一般；贤人即将乳头放在包公口内，慢慢的喂哺。包山在旁，便与贤人商议：“如今虽将三弟救回，但我房中忽然有了两个小孩，别人看见，岂不生疑？”贤人闻听，道：“莫若将自己才满月的儿子，另寄别处，寻人抚养，妾身单单乳哺三弟，岂不两全呢。”包山闻听，大喜，便将自己孩儿偷偷抱出，寄于他处厮养。可巧就有本村的乡民张得禄，因妻子刚生一子，未满月已经死了，正在乳旺之时，如今得了包山之子，好生欢喜。

且说由春而夏，自秋至冬，光阴迅速，转瞬过了六个年头，包公已到七岁，总以兄嫂呼为父母，起名就叫黑子。最奇怪的，是从小至七岁未尝哭过，也未尝笑过，每日里哭丧着小脸儿不言不语；就是人家逗他，他也不理。因此人人皆嫌，除了包山夫妻百般护持外，人皆没有爱他的。一日乃周氏安人生辰，不请外客，自家宴。王氏贤人带领黑子与婆婆拜寿。行礼已毕，站立一旁。只见包黑跑到安人跟前，双膝跪倒，恭恭敬敬也磕了三个头。把个安人喜的眉开眼笑，将他抱在怀中，因说道：“曾记六年前产生一子，正在昏迷之时，不知怎么落草就死了；若是活着，也与他一般大了。”王氏闻听，见旁边无人，连忙跪倒，禀道：“求婆婆恕媳妇胆大之罪。此子便是婆婆所生。媳妇恐婆婆年迈，

乳食不足，担不得哺乳操劳，故此将此子暗暗抱至自己屋内抚养，不敢明言。今因婆婆问及，不敢不以实情禀告。”贤人并不提起李氏夫妻陷害一节。周氏老安人连忙将贤人扶起，说道：“如此说来，吾儿多亏媳妇抚养，又免我劳心，真是天下第一贤德人了。但是一件，我那小孙孙现在何处？”王氏禀道：“现在别处厮养。”安人闻听，立刻叫将小孙孙领来。面貌虽然不同，身量却不甚分别。急将员外请至，大家言明此事。员外心中虽不乐，然而想起从前情事，对不过安人，如今事已如此，也就无可奈何了。从此包黑认过他的父母，改称包山夫妻仍为兄嫂。安人是年老惜子，百般珍爱，改名三黑。又有包山夫妻照应，各处留神，纵然包海夫妻暗暗打算，也是不能凑手。

转眼之间，又过了二年，包公到了九岁之时，包海夫妇心心念念要害包公。这一日，包海在家，便在员外跟前下了谗言，说：“咱们庄户人总以勤俭为本，不宜游荡。将来闲的好吃懒做的，如何使得。现今三黑已九岁了，也不小了，应该叫他跟着村庄牧童，或是咱家的老周的儿子长保儿学习牧放牛羊，一来学本事，二来也不吃闲饭。”一片话说得员外心活，便与安人说明，犹如三黑天天跟着闲逛的一般。安人应允，便嘱长工老周加意照料。老周又嘱咐长保儿：“天天出去牧放牛羊，好好儿哄着三官人玩耍，倘有不到之处，我是现打不赔的。”因此三公子每日同长保出去牧放牛羊，或在村外，或在河边，或在锦屏山畔，总不过离村五六里之遥，再也不肯远去。

一日，驱逐牛羊来至锦屏山鹅头峰下，见一片青草，将牛羊就在此处牧放。乡中牧童彼此玩耍。独有包公一人或观山水，或在林木之下席地而坐，或在山环之中枕石而眠，却是无精打采，仿佛心有所思的一般。正在山环之中石上歇息，只见阴云四合，雷闪交加，知道必有大雨；急忙立起身来，跑至山窝古庙之中。才走入殿内，只听得忽喇喇霹雳一声，风雨骤至。包公在供桌前盘膝端坐，忽觉背后有人一搂，将腰抱住。包公回头看时，却是一个女子羞容满面，其惊怕之态令人可怜。包公暗自想道：“不知谁家女子从此经过，遇此大雨，看他光景想来是怕雷。慢说此柔弱女子，就是我三黑闻此雷声，也觉胆寒。”因此索性将衣服展开，遮护女子。外边雷声愈急，不离顶门。约有两三刻的工夫，雨声渐小，雷始止声。

不多时，云散天晴，日已夕晖，回头看时，不见了那女子。心中纳闷，走出庙来，找着长保，驱赶牛羊。刚才到村头，只见服侍二嫂嫂的丫鬟秋香手托一碟油饼，说道：“这是二奶奶给三官人做点心吃的。”包公一见，便说道：“回去替我给嫂嫂道谢。”说着，拿起要吃，不觉手指一麻，将饼落在地下。才待要捡，从后来了一只獾犬，竟自衔饼去了。长保在旁，便说：“可惜一张油饼，却被他吃了。这是我家獾犬，等我去赶回来。”包公拦住道：“他既吃去，纵然拿

回,也吃不得了。咱们且交代牛羊要紧。”说着,说着,来到老周屋内。长保将牛羊赶入圈中,只听他在院内禀道:“不好了!怎么癞狗七孔流血了?”老周闻听,同包公出得院来;只见犬倒在地,七窍流血。老周看了诧异道:“此犬乃服毒而死的。不知他吃了什么了?”长保在旁插言:“刚才二奶奶叫秋香送饼与三官人吃,失手落地,被咱们的癞狗吃了。”老周闻听,心下明白,请三官人来至屋内,暗暗的嘱咐:“以后二奶奶给的吃食,务要留神,不可堕入术中。”包公闻听,不但不信,反倒嗔怪他离间叔嫂不和,赌气别了老周回家,好生气闷。

过了几天,只见秋香来请,说二奶奶有要紧的事。包公只得随他来至二嫂屋内。李氏一见,满面笑容,说秋香昨日到后园,忽听枯井内有人说话,因在井口往下一看,不想把金簪掉落井中,恐怕安人见怪;若叫别人打捞,井口又小,下不去,又恐声张出来。没奈何,故此叫他急请三官人来。问包公道:“三叔,因你身量又小,下井将金簪摸出,以免嫂嫂受责。不知三叔你肯下井去么?”包公道:“这不打紧!待我下去,给嫂嫂摸出来就是了。”于是李氏呼秋香拿绳子,同包公来到后园井边。包公将绳拴在腰间,手扶井口,叫李氏同秋香慢慢的放松。刚才系到多一半,只听上面说:“不好!揪不住了!”包公觉得绳子一松,身如败絮一般,扑通一声竟自落在井底。且喜是枯井无水,却未摔着。心中方才明白,暗暗思道:“怪不得老周叫我留神,原来二嫂嫂果有害我之心。只是如今既落井中,别人又不知道,我却如何出的去呢?”

正在闷闷之际,只见前面忽有光明一闪。包公不知何物,暗忖道:“莫非果有金簪放光么?”向前用手一扑,并未扑着,光明又往前去。包公诧异,又往前赶;越扑越远,再也扑他不着。心中焦躁,满面汗流,连说:“怪事,怪事!井内如何有许多路径呢?”不免尽力追去,看是何物。因此扑赶有一里之遥,忽然光儿不动。包公急忙向前扑住,看时却是古镜一面。翻转细看,黑暗之处再也瞧不出来。只觉得冷气森森,透人心胆。正看之间,忽见前面明亮,忙将古镜揣起,爬将出来。看时乃是场院后墙以外地沟。心内自思道:“原来我们后园枯井竟与此道相通。不要管他。幸喜脱出了枯井之内,且自回家便了。”走到家中,好生气闷。自己坐着,无处发泄这口闷气,走到王氏贤人屋内,撇着嘴发怔。贤人问道:“老三,你从何处而来?为着何事,这等没好气?莫不有人欺负你了?”包公说:“我告诉嫂嫂,并无别人欺我。皆因秋香说二嫂嫂叫我,赶着去见,谁知他叫我摸簪。……”于是将赚入枯井之事,一一说了一回。王氏闻听,心中好生不平,又是难受,又无可奈何;只得解劝安慰,嘱咐以后要处处留神。包公连连称是。说话间,从怀中掏出古镜交与王氏,便说是从暗中得来的,嫂嫂好好收藏,不可失落。

包公去后,贤人独坐房中,心里暗想:“叔叔婶婶所做之事,深谋密略,莫